



紫金文库

诸荣会
著

青红皂白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诸荣会
著

青 红 皂 白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红皂白 / 诸荣会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68-6948-5

I . ①青… II . ①诸…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9952 号

青红皂白

诸荣会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武 斌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345 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948-5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书名“青红皂白”，取书中各辑标题首字：青春，早年生活的一些穿越性追忆，青春话题的一些现实性叙述；红尘，滚滚红尘中的一些人事速写和一些史实钩沉；皂角可用来洗涤衣物，喻所说话题、所发议论、所表观点，多少有一点类似功能；白话即白说，但白说也说，虽然说也白说。

青、红、皂、白，皆为颜色，所以本书初拟书名为“原色”，但是后来怕被人将此“色”误为彼“色”，再加上有“色即是空”“色字头上一把刀”之类的说辞，似乎都并非吉言，故最终放弃了。

不过，这两个字虽然没用作书名，心里其实还是很喜欢，不为别的，只因为有“原道”“原毁”在前，能跟在昌黎先生身后做一次“第二个把女人比作鲜花”者，似乎也不错！

固然“色即是空”，但细想想，这世上又有什么不是空？从本质上说，“空”（或“无”）原本也是事物乃至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科学家不是已发现了反物质的吗！或许我们看到了的这个物质世界

是所谓的“有”，而另一个反物质世界正是“空”吧？果真如此，物质与反物质不正是“有”与“空”吗？所以道家之“无中生有”，佛家之“四大皆空”，或许加起来才真正道出了事物乃至世界之本质形态；也因此，“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原本都很正常，也没啥不好、不吉的！

固然“色字头上一把刀”，但世上的霜剑风刀多了去了，干吗还怕多这一把？人要在这世上活着，就要面对各种霜剑风刀，尤其是那种裹着糖衣的箭和藏在花丛中的刀；再则，色字头上的这把刀虽说厉害，但哪里比得上时间这把杀猪刀啊！至少在懂得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后，色字头上的这把刀一般就能躲过了，而时间这把杀猪刀可是任何人也躲不过的，在它面前，人人都无可抗拒，只能任其宰割；唯一能做的，只是在被它宰割时，让滴落的鲜血与洒下的汗水，尽量在生命的路途上绽放鲜花，而不生出毒草。是鲜花总有色彩，为了鲜花，岂能让我们的生命拒绝色彩，岂怕这“色字头上一把刀”？！

或许张学良将军正是因为早就参破了人世间色之本质，所以晚年才有诗云：“自古英雄都好色，好色未必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只是我确实不是英雄，我最后还是改成了现在的书名——只是事实上还是沾着色。

青——红、皂——白，皆“对比色”，如此巨大色差，一眼上去就该了然；若偏偏色盲，那就是是非曲直不分，即“不分青红皂白”，其十之八九，不是糊涂就是故意。只是本书以“青红皂白”名之，非取此义，唯取其不管三七二十一，眉毛胡子一把抓之临时义。一本普通散文集嘛，如此而已，而已而已！

2016年8月5日

目 录

第一辑 青春

- 我的高中简历 / 002
- 那年高考 / 014
- 双杠断了一根 / 017
- 火车！火车！ / 021
- “放养”的童年自金色 / 029
- 关于江南 / 033
- 散文在他笔下很年轻 / 038
- 另起一段写风流 / 042
- 洞开的人生风景 / 049
- 中学校园无文学 / 056
- 这都怎么了？ / 066
- 直抵心灵的困境叙述 / 070

第二辑 红尘

- 山·石·禅 / 076
山中寻河记 / 085
独登八咏楼 / 090
浮生苍茫尴尬事 / 093
桌上丝路 纸上心迹 / 099
中秋手记 / 105
菊花脑·菊花捞 / 108
重修插竹亭纪事（二题） / 111
节气的天空下 / 121
书不赠人（二则） / 132
抵达故乡即胜利 / 141
曹雪芹的离乡、还乡 / 146
南京新街口（三题） / 149

第三辑 皂角

- 江南味道 / 158
顺流而下 / 162
打捞历史的背影 / 171
是命运 也是使命 / 175

大美中国 中国大美	/ 185
书缘书疑	/ 187
从《读碑帖》到《腕下风华》	/ 211
碑记二则	/ 215
“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答谢辞	/ 218
历史·历史散文·历史文化散文	/ 221
老乡林非	/ 238
走过南京的街巷	/ 248
时代神谶 历史注脚	/ 252
最是那一转身的成功	/ 263
越画越好了	/ 269

第四辑 白话

说“废都”	/ 274
莫把违反常识当“创新”	/ 279
建筑“奇葩”何其多？	/ 283
“瞎起哄”是一个陷阱	/ 286
“雅俗”岂能“共赏”？	/ 289
“著书立说”也得吃饭	/ 292
审视与展望	/ 295
先生·老师·老板	/ 300

一梦到徽州	/ 304
诗人为文亦平实	/ 309
地域文化散文的新收获	/ 312
一次理所当然的干预	/ 315
墨叶红花成烂漫	/ 318
桃李不言自成蹊	/ 321
唐诗中的“几何”	/ 325
音乐之外 莲花背后	/ 328

第一辑 青春

我的高中简历

高一：油菜花、手抄本

我们的学校与那个时代多数农村中学一样是没有围墙的，周边多与农田相接。每当我们听课听得累了，一抬头便可看到窗外的庄稼。春天，地里油菜花盛开，那种铺展在阳光下的金黄，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说句不怕母校老师生气的话，我对于那时课堂的记忆似乎还没有对于校园后面的油菜花来得清晰而温馨，自然而然地这油菜花的金黄似乎便成了我们那一代学生青春的底色。只是当时，我们对于这种色彩则充满了疑惑，因为那时的人们常常用来喻指无耻与下流的一个代名词竟然正是与那油菜花一样的色彩——“黄色”。

那时的乡下孩子发育都晚，不像现在的孩子，初中没毕业就

基本上已长成大姑娘小伙子了。我们那时已上高一了，身体才迟迟有了些动静，先是女同学的胸脯越来越饱满了起来，再是发现自己的嘴唇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短短的绒毛，且它如同春天的油菜花一样，似乎只是一夜之间，一阵风后，便绽放了出来；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喜欢三两死党，躲在油菜田里谈论班上的女同学了。那时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她们俩，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俩的爸爸一个是公社的干部，一个是镇上医院的医生，而实在是因为她们俩在班上显得很特别——单是她们的姓名，一个连姓带名加起来就两个字，而我们周围人从没有叫两个字姓名的，从小学上到初中，班上也从没有叫两个字姓名的，就是现在，除了她，班上所有人的姓名都是三个字；另一个，她姓名虽然是三个字，但这末一字是个“倩”字，我偷偷查过字典才知道这个字是“美好”的意思。而我们的小学、初中女同学，名字最后的一个字一般只会是“美”“凤”“花”“英”“香”之类，若是“荷”“萍”“琴”之类的就算是洋气的了；她的这个“倩”字，不但叫起来响亮，而且洋气，还有几分“嗲”。再后来，发现她们的特别远远不至这一点——她们的皮肤特别的白，腰身特别的细，走路特别的柔，唱起歌特别的动听……

我们背地里喜欢谈论她们，但是当面我们总表现得对她们不屑一顾。即使有时在学校的某个角落与她们中的一位单独碰到，也不愿先说一句话先打一个招呼；甚至有事没事还要故意欺负她们，例如捉个小虫子夹在她们书里，让她们一翻书便吓得“哇”一声尖叫；上课时，坐在她们后排常常“不小心”“带”着她们一两根长发，痛得她们从座位上跳起来。而我们仿佛便在她们的这种尖叫和跳跃中获得一种莫名的满足。

我们那时似乎都不太在意谁学习成绩的好坏，家长们也不太在意，因为我们这些祖宗八辈都是农民的孩子，无论成绩好坏，等待我们走的路其实是早就注定了的，那就是毕业后回乡也做一个农民。尽管就在那年的冬天，国家恢复了高考，但我们那时并不相信这是真的——真的凭考试成绩而不需大队书记和公社书记推荐就能上大学？再则那时学校也很少考试，我们其实也并不太清楚班上的同学究竟谁的成绩真的好些，谁又真的差些。那时我们最在意的是谁谁谁在哪儿与某个女同学说了一句话，谁谁谁又在回家的路上与某个女生走得很近，谁谁谁在课后塞给了谁谁谁一个纸条，那纸条上究竟写的什么……每听到这些，我们总会在表面上对传闻的主人公表示出不屑，但实际上这种在意本身正表示内心对他或她充满了羡慕，当然有时还有嫉妒。

那个名字中有个“倩”字的女生，也在有一天与一个高年级的男生走进了学校后面的油菜地，去共读一本手抄本……听到这个传闻，我第一反应是：这传闻是假的！或者说是我压根儿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然后涌上我心头的，却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嫉妒、懊悔、痛恨……而当天夜里，我躺在那四面透风的宿舍里，做了一个灿烂的梦，梦里油菜花金黄金黄。

不久后，那个高年级的男生提前毕业当兵去了，那女生也转学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再后来高年级的学生中有人真的凭高考成绩而上了大学，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去远方。于是，油菜花再开时，我虽然仍爱躲进花丛中，但那不再只为了逃课，不再为了与其他男生偷偷谈论女生，我躲进花丛中是为了背那些其实早该背诵早该记下的古文和公式，而每当回到教室里，却总装着与别的男生一样，并不读书，只等着毕业时领一张毕业证回家种田。只是有时会

禁不住想，那个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呢？不久后证实，那个高年级的学生的确有过一本手抄本，因为他在当兵临走时将它送给了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我们的那个同学给我们看了，因为此时它已经公开出版，并不神秘了，书名叫《第二次握手》。然而我仍禁不住时常想，她真的与那个高年级的男生一起走进过那开满黄花的油菜地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甚至至今想起来还有点耿耿于怀，虽然明知道那事于我实在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确实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便似乎渐渐忘了这一切，然而，没想到三十多年过去后，竟发现这一切原本并没有全忘记。

不久以前，我爱人因病手术，住进了省城的一家医院，我自然陪着。那几天，我发现为她服务的护士中，有一个身影总有点似曾相识，虽然她穿着白大褂、又戴着大口罩和护士帽。我几次想问她，但终怕冒昧而未开口。后来灵机一动，去看了看护士站的值班牌，果然发现其中有一个名字的最后一个是“倩”字。啊，那一瞬，我想到了母校，想起了春天里她周边灿烂的油菜花。

高二：煤油灯、电视机

那时高中学制就两年，我们刚刚从高一时青春期的躁动中挣扎出来想要好好读一点书，却已面临毕业了。

毕业班总要有有点紧张备考的样子吧，更何况的确已有人凭高考成绩跳出了“农门”。

我至今不能忘记，停电时（停电是那时最常见不过的事情，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停电更多地要选择在晚上）在学校

教室里与同学一起油灯下复习迎接高考的情景！

那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啊！现在想来或许是十分壮观的吧，只是当时谁也无心去欣赏这种壮观：四、五十个人挤在一间破烂的教室里，每个人面前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和浓重的烟雾一起弥漫在教室里，灯下的每一个人都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或演算，或看书，或沉思；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讨论，更没有人走动。直到墨水瓶里的灯油熬干，（灯油是每天傍晚由老师统一给灌的）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教室摸进漆黑的寝室，再摸黑睡下。第二天醒来常常相视而笑——我们每个人的上唇都多了一撮日本式的仁丹胡子——那是头天晚上在灯下呼吸油烟留下的黑灰。

五、六月间的江南，晚上常常是又闷又热，教室里再点上那么多的油灯，这晚自习实在是无法上了。学校的领导与老师为此多次去公社，最终为我们提回了一盏“气油灯”。

“还是德国造的哩，但愿好用！”校长说着便与几位老师好一阵捣鼓，最后说，“真还能用，只是没有纱罩！”而这纱罩只有省城才有卖……几天后，这盏“气油灯”真的在我们的欢呼声中被老师们点亮了。的确，“气油灯”比煤油灯亮多了，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不受烟熏火燎。我们高兴得将各自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扔得老远老远……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气油灯”的光辉很快就招来了许许多多的不速之客，这就是那些比我们还要热爱光明的飞虫。它们从漆黑的田野里、山林间寻着“气油灯”的光辉飞来，从窗里门里直飞进了我们的教室，猛扑向“气油灯”。“啪、啪”几声，响声虽然不大，“气油灯”却应声而熄，只剩下一束红红的火苗在黑暗中“呼呼”地冒着——原来“气油灯”被点着后，发光的纱罩实际上早已

成了灰，它是断不能被碰撞的，甚至连风吹都经受不了——于是，只好重换新的，重新打气，重新点灯。只是一会儿又会被撞毁。这样撞了换，换了撞，灯自然是点了熄，熄了点，一晚总要折腾个好几次。我们的晚自习自然也被搅得不能安稳；更要命的是也没那么多钱去买纱罩啊。“看来只能冬天用！”老师叹着气把那盏贵族化的“气油灯”收了起来。于是有的同学只好再去找一个墨水瓶，做一盏属于自己的煤油灯；而我，除了在心里遥想一番什么时候晚上才不再停电外，反而有一点儿窃喜，因为就此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看电视了。

前年毛主席逝世后，为了收看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公社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公社锻造厂花重金买回的，据说是匈牙利造的，放在厂里的大会议室里。因此，锻造厂的那间会议室当时对我们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经历着它的诱惑。有电的时候，我们要温课迎考哩，自然不能去看；停电了，锻造厂里有一台发电机为电视机专门发电，而我们反正看成不成书温不成课了，索性去看电视吧，尽管那台电视机实在够呛；有时天气有一点不好，我们从屏幕上只能看到一片雪花；有时电压有一点不稳，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只是水波一片；更有甚者，无缘无故屏幕便突然一片光亮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就是这么一台电视机，正是通过它，我们看见了日本的高速公路和新干线，以至于直到今天，每当我驾着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还会时常想起它，还有我们在它面前曾有过的一阵阵惊叹和强烈的震撼。当然，也是在这台电视机里，我们还看过了日本电影《望乡》，并记住了其中的一句台词：“日本今天的繁荣，都是建立在南洋姐累累白骨之上的。”另外，还有那里面的几个镜头，直看



得我们在黑暗中脸一阵阵发热，心一阵阵悸动……

越临近毕业，我们越是在煤油灯的熏烤与电视机的诱惑下挣扎着，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那年我们全校近两百人去参加高考，最终全军覆没，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说，是被剃了一个“光头”。

记得班主任杨老师将我的高考成绩单送到我家时，先对父亲说：“你们家儿子考得不错，全公社第一名！”我年迈的父亲一听便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显然我的这一成绩大大地出乎了他的意料。但是，当杨老师紧接着又告诉他，尽管我的这一成绩很不错了，但是离高考录取分数线还差3分时，父亲遗憾的同时很是不解，因为在一辈子最大的出息便只是当过几年生产队长的他眼里，这“全公社”可是个很大的世界了啊，既是这里的“第一名”了，怎么还不够线呢？杨老师当然与父亲作了好一番解释，什么考大学是全省全国范围内的竞争，而不是一个公社范围的竞争了；什么我们这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总体较低了，等等，但是父亲对这些话显然半懂不懂，他最后向杨老师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我儿子不差这3分，是不是真的就能上大学？”杨老师说：“那当然！”

说实话，父亲本来从没有过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大学生的野心，而此时，他突然间便有了这一野心，因为在他看来，这高考分数与工分也应该差不多，只要花力气总是能挣到的，且不就3分吗，再读一年哪有挣不到的道理！因此，并没用杨老师多做动员（那次杨老师之所以要亲自将我的成绩单送到家里，实际上是来动员我再去复读的），父亲便决定让我复读一年，明年挣回那今年相差的3分，因此在他的眼里我此时已成了一名准大学生了，虽然因为我既已取得了“全公社第一名”的高考成绩但还差3分而让他不